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朱文公易說卷十二十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九 經部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十二　　宋　朱鑑　撰

繫辭上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它裏面各有這箇 㬊淵録

問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類否曰是

劉礪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 葉賀孫録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先生曰不用

只是文勢如此 林學蒙録

問以言者尚其辭及云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先生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動制器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分辭占説至變合變象説先生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説話曉得它言語才見它胷中底藴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林學蒙録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嚮荅曰此是説君子作事問於著龜言是命龜受命

如嚮龜受命也周謨録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嚮曰此是説君子作事問於著龜也問焉以言人以

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嚮

則易受人之命如嚮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金去僞録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即是命筮

之辭古人亦大段重命筮之辭但而以言三字義則

拗若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只是以其言言又於上下文不順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五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

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象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為
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
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
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
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萬人傑録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參要做伍須用添二五要做六
須着添一做三須着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

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曼淵録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伍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參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也是如此或問也不獨是以數筭大槩只是參合底意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又曰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

曰若其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又曰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之便是多了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之便是少了兩箇又曰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去探來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是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先生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

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它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有倫理底義統字是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着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

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曾有人見得黃義剛録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差底意思譬猶幾箇物事在這邊逐三數之看是幾箇又逐五數之看是幾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三箇三是十箇又少一箇三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三箇五

方是十五箇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揲蓍本無二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二為九六十三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筭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周謨録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問莫是揲蓍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此如乾對坤

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合掛扐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它不得便當檢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檢上便是一低一昂林學蒙録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扣着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别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荅呂祖儉

横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

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蓍卦而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為心而發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峰議論似此拘滯處多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至當之論也答呂祖儉

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

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

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

已嘗言之謂言其體則無賢愚少長之別今曰赤子之心已是指其用而言之前此似

亦未理會到此試為思之如何來諭謂其言非寂然

不動與未發不同為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

但言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闕耳

今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

費力矣答林擇之

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无思无為也此戒去作為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為也特未嘗作為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為為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云云○答林擇之

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

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情性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答張欽夫問目

寂感之説甚佳然愚意要從根本上説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為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有和所以能寂感而惟感所以為中和也如何同上

夫易何為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用如此諸説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

如之然比觀舊説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岀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

情之靜也而不能不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

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无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

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邪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切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

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存於此而後察之邪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

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違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

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
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
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
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
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
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
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
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

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答張欽夫

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它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汩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無聖人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徐寓録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學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鄭可學録

感而遂通感着它卦卦便應它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

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微這般句說得有此意思　晏淵録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　李閎祖録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

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玫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

蓍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雜著精變神說

問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

他容有所未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同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答云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

而為大小耳豈可槩以為天下之至神乎答程洵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它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為它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

卦皆是如此 㬊淵錄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奥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 開通閉塞 其故其下對成務 同上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 同上

問繫辭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言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

天下之疑恐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繫辭中極有一兩字難曉處且如極深研幾二字更體不出不知如何曰研幾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

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楊道夫録

知至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句略相似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這一句却相似林夔孫録

問惟深也惟幾也惟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

又曰他恁黑窣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

又曰事事都有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箇路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這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林學蒙録

子升再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穏曰當時下得也未子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錢木之録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説知至就心

上説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知識無不盡又問知止能慮之别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同上

因説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别異答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寛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余大雅錄

易本是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周謨録

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曰然 林學蒙録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葢易之為書大抵皆是因卜筮而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依遷國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

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它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

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
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
坤卦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卦乾陽在下
為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
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
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
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

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已為有益不然亦空言爾周謨錄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化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眹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問張欽夫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所適從故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斷疑所謂開物成務者也萬人傑録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是說蓍龜若不指蓍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吳必大録

蓍之德圓而神止不殺者夫又是從源頭說起不是言卜筮聖人之心具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煩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者他人無捉

摸他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未用之於蓍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言如譬喻謂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已具此理復就蓍龜上發明之使民亦得以前知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齊戒神明之吳必大錄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蓍與卦以德言爻以人言但只是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别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智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

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周謨録

是故蓍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

用之妙也答張欽夫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貢字只得以告人解説但神字知字下得重不知此字如何又下得輕曉不得林學蒙録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曰聖人心中都無纎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則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都更無迹所謂退藏於密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會恁地非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又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又曰神以知來如明鏡然物事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有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又曰如揲蓍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成卦了則事都絣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云云下文所以云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為卜筮以為民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

曰以卜筮而齊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凶吉若有神陰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得都却若神之所為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之於卜筮其齊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都只退聽於鬼神同上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便没些子私意小智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著龜而知卜筮所以説神武而

不殺這是它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齊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 晏淵錄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靜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却方是說理未到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

說卜筮 同上

以此洗心道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潔
靜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
看是甚人來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
箇蓍之德卦之德明其德同上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若此
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
作自己作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洗心於
心安乎萬人傑録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
言聖人玩此理而黙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
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
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圓而神者也其所以藏
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
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敎民
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徳
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説或是一時意到而言

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答王遇

問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答云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細着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向上去無收殺也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答何鎬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它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 晏淵録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是已著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底事便是知來 吳必大録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

此是䰟强所以記得多廖德明録

古人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萬人

傑録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到得極固只有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

之類是否曰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亟始得楊道夫錄

是以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齊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

之意也答張敬夫

又問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曰聖人見得天道又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著龜之靈都包得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人因卜筮皆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了林學蒙録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深淺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此與孝經事天明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别此察字却

訓著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言明察與易繫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金去偽録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民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著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這

箇是有邪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晏淵録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

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直卿問此恐是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

常惺惺法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説道不

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　楊道夫録

先生問義剛近來全無所問不知做甚工夫義剛對曰

數日偶見遺書看數段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

遺書録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徳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兩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徳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問齊戒只是敬否先生曰也是敬但齊較詳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

然純一時邪肅然警惕也無了　黄義剛録

問是故闔户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民生日用都離不得他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林學蒙録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說理底意思多知禮成性橫渠說得別它道是聖人成得箇性衆人性而未成　晏淵錄

郭先生說見乃謂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極其意想是說道念慮才動處有箇做主宰底然看得繫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　晏淵錄

問或問龜山子罕言利如何是利龜山曰都一般如利

用出入之利皆是此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言一般吳必大録

問易有太極曰自今觀之陰陽函太極也推本而言則太極生陰陽也童伯羽録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答云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竒耦無所不有及

畫一奇一耦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耦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耦便是八卦某嘗聞一朋友說一為儀二為象三為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周謨錄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倒說此一句故

曰易有太極　劉砥録

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持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

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答蔡元定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摠為六十四自六十四摠為八卦自八卦摠為四象摠為兩儀自兩儀摠為太極以物喻之易之有太極

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極浮圖之極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太極所以為太極者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指陰陽為道固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吴必大録

六月一日林黄中侍郎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内

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

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无極之説何也先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无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无象林又曰三畫以象三才先生曰有三畫方看見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李閎祖録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吳必大録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

言是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是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僞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僞自是卦上有這情僞但今曉不得那處是僞如下繫云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也理會他不得不知如何是支不知那卦中那處見得如此沉思之久曰看來情僞只是箇好與不好如

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眞情林學蒙録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以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之於事否曰是同上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

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

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

如大行之後言顯道神徳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

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

意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又立乎其中這

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

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

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

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關天地甚麽事此皆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

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文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明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范元裕録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

為之品節範防以為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意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會得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云云云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歟巫字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舉袖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

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蓋莫大乎蓍龜猶懼廹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周謨録

又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揚道

夫録

鼓之舞之以盡神亦如成天下亹亹之義鼓舞有發動之意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 吳必大録

乾坤其易之緼邪緼袍之緼是箇胎骨子 萬人傑録

乾坤易之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包着此理乾坤即是體骨 吳必大録

乾坤其易之緼邪 止 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

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答張欽夫問目

問乾坤其易之緼邪曰緼是袍中之胎骨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

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林學蒙録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是謂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同上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只是說乾坤二卦易是易之書與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不同天地定位却是說易之道理吳必大録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

覆説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説揲著求卦更推不去説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説較平曼淵

録

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實於毫釐幾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髣髴曰

强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涬鴻蒙之説以六
經語孟攷之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淵
奥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政事典謨訓誥皆斯
齋之土苴耳土苴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議之
今祖其言以為是説則是道有精粗内外之隔此恐
未安又曰老兮釋兮付諸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奥
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知仲尼毋意毋我兹盖
乾坤毁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熹竊

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毋意毋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者乃所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

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答江元適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錢木之録

先生云横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謂清為

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萬人傑録
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說只是這箇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夔淵録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語截得上下最分明　蕭佐録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得最精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語最密　黄義剛録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箇在人看指器而為道固不得離器而求道亦不得且如火是器自

有道在裏 林夔孫錄

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有物必有則 葉賀孫錄

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

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令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 葉賀孫録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周謨録

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乾坤之形殻乾坤天地之性情李方子録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

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吳必大錄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是就

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楊道夫録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曰然化是

箇亹亹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以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楊道夫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萬人傑錄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

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
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内便頓然恁地
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
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去這裏說做化而
裁之便是這意陰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
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
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
義亦與鬼神屈伸相似　晏淵録

問上云化而裁之謂之變下云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

分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就這變處見

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日至于三十日便是化到這

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便是化

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又曰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

若逐時紀之自不勝其紀以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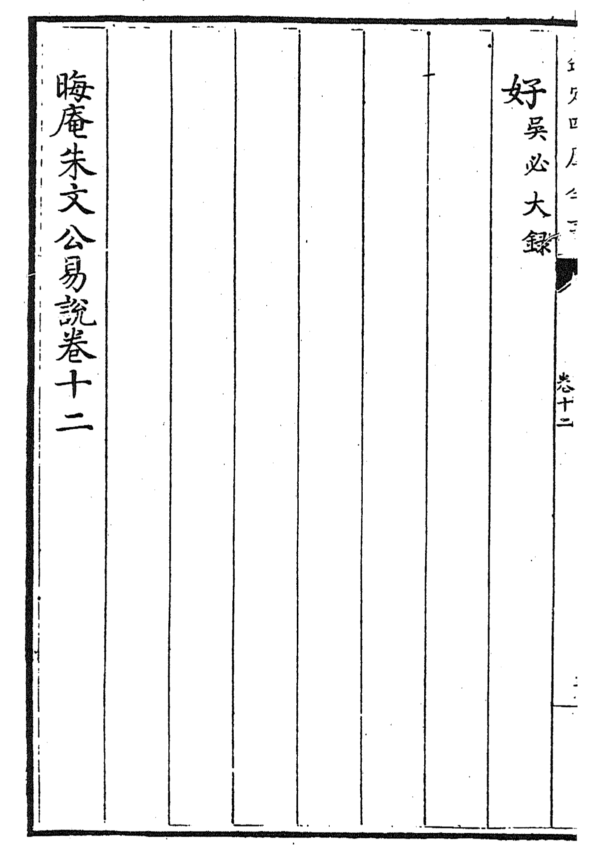
度然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道昏其中旦其

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又曰化而裁之

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林學蒙録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之迹及亥從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沈僩録

化是漸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變則有陡段可見如晝夜之分横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處一段甚



好

吳必大錄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十二

晦菴朱文公易說卷十三　　宋　朱鑑　撰

繫辭下傳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成列是做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問曰成列自是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便是成列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林學蒙録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更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横圖若乾南坎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同上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揔卦爻之有往來相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先生云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如五爻變一爻

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底便見動處也同上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吳必大録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林學蒙録

問貞勝貞觀貞明張程之說孰是曰伊川解貞作常者為是吉凶二者不是吉便是凶常須一件勝故曰貞勝貞所以訓常者易傳解此字處多云正固固乃常也為正字盡貞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如雖是正又必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四德貞字屬五常智字孟子云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徒知弗能守之亦不可便是正固之義大抵屬北方者便有二義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

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艮終始萬物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玄武便二物此殊好笑　吳必大錄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其義如何曰貞只是常吉凶者貞勝者也吉凶常相勝者也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

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　陳文蔚録

因論張子貞勝之說雖非經意然其說亦自好便只看得他此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是底自是一說不可廢他不特後人雖有

時已如此文王重卦乾元亨利貞只是云大亨利貞守正而已夫子却自分作四德今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夫子文言當看夫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吳必大録

先生說吉凶之道貞勝者也言吉凶常相勝如陰勝陽陽勝陰之類更相為勝㬥念成述李燔所聞

吉凶者貞勝者也貞猶常也吉則勝凶凶則勝吉理自如此因說貞字兼正固二義惟程子發明之因云凡

屬北者皆兼二義如冬至前一半屬今年後一半屬明年又如夜半子時前一半屬今日後一半屬明日甚有笑北方玄武龜蛇之象萬人傑録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子曰常恁地便是他本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此語極道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了又漸漸長天地之

道便是常恁地示人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兩箇物事常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道理　黄顯子録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也與利貞之貞一般所

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這箇別他說道貞便能勝他如則字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說那五箇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畧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

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為常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辭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

指得矣答張欽夫

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如何分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内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林學蒙録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説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説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

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旻淵錄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同上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裏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也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

化便却在正辭裏面了林學蒙録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李閎祖録

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此者多矣豈必其是非邪但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便謂其間無惠帝邪與李壁書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

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録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者邪答呂祖儉

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

十六鱗陰數龍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鱗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邉各挿四段共成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邉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邉挿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揚子雲大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

謂二十八宿也○沈僩録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這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粗說時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個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它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説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它晏淵録

道夫問近取諸身百理皆具此言人之一身與天地相

流通無一之不相似至下面言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閒見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脚否曰然又問屈伸往來只是理自如此亦猶一闔一闢闔為闢之基闢為闔之基否曰氣雖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楊道夫録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

意思曰麗曰說曰入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

狀得八卦情性盡吴必大録

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葢取諸益本義云上入下動於

爻卦義則是於取象有所未曉曰耜乃今之鏵耒乃

鏵柄雖是下入必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

葢取諸益等葢字乃模樣是恁地

黄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得則變道

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

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 㬅淵錄

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葉賀孫錄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已前事迹多有不可

考者正縁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訴簿歴憑何而決少間更無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富買在元祐幾年乙富買在其先甲富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富别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

後如何沈僩錄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同上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易者象也是揔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林學履錄

林學履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

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解象字材又是解爻字末句意亦然　黄義剛録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説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將來寄搭放上面　蕭佐録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虚實而為奇耦曰象此效此便是乾坤又曰象便只是象其奇耦　林學蒙録

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曰陽卦三畫所以多陰陰卦四畫所以多陽因為之說曰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之所能參也先生曰是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淵錄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

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不可不思同上

或問易傳説感應之理謂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而應復為感而感復有應如何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

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陳文蔚録

憧憧往來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着箇憧憧字便鬧了廖德明録

問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又問曰此章意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信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

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有不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李閎祖録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甘節録

天下何思何慮便是先打破那思字却說那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

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
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
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
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周謨錄
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蟲子屈
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
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

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惟是德之盛也方能黄義剛録

寓問前夜先生所荅一之動静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静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静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静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

是靜看事物來應接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

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噓吸若只管

噓氣須絶了又須吸若只管吸氣無去處便不相接

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伸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幾不

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

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

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

了又瞬至纎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静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静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静心地静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静静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則動静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徐寓録

居父問動静交相養之理静可能養動動如何能養静曰人亦須先能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這說亦好且如艮其止止其

所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静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也只管是一動一静循環无端所以謂動極復静静極復動如人之嘘吸若嘘而不吸則氣須絶吸而不嘘亦必壅滯嘘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個都是一屈一伸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此

一箇道理劉砥錄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己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横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事豫吾内言曾到這裏面來晏淵錄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

是事功是效驗同上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一事一理上○同上

敬子問橫渠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李又曰繫辭此已上四節都是說咸卦蓋只是自家感之他便應非是有心於求人之應也如上文往來屈伸皆是此意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

神者豫而已矣皆一義也沈僩録

問横渠說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内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其常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横渠可謂精義入神横渠云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伊川先生說神化等却不似横渠較說得分明葉賀孫録

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付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同上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輔廣録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葢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答程洵

銖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横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眞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是

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先生曰此說亦是横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它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令人見得不明故說得儱侗如何到行處分明

董銖錄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

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答江元道

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峰胡先生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

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即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同上

因令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云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荅曰孔子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身不安德

則須進荅曰然劉仲升云橫渠說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荅曰他說自分明荅曰然意似未盡○余大雅録

如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德之盛也萬人傑録

利用安身令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黄升卿録

夫子之教顔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萬人傑録

問欲罷不能程子云直是峻絶又大段着力不得曰到這處自要用力不得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如這耳順處如何用力這裏熟了只自然恁地去在熟之而已因舉横渠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徐寓録

或問張子說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賔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末後一句如何看曰既有循循勉勉底工夫自然住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将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輔廣録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先生嘗說胷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筭康節數明日問之便也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録中只是録得它自意無這般條貫顔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着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已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門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

事廖德明録

末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柰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晏淵録

窮神知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将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横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説得甚分

曉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

相似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猶言自誠而明聰明睿知皆由此

出同上

林問正蒙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

緩辭急辭先生荅曰神自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形容之不可徐寓録

神化二字前人都說不到惟是横渠分說得出來分曉雖伊川已說得鶻突同上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說石是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它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它人却道是自家無能便是

辱了名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曰自是如此爻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

張欽夫説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説便了如説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説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説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 葉賀孫録

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　林學蒙錄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其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

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沈僩録

道夫言誠無為幾善惡蓋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為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成則為五常之德聖人不暇修為安而全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屬要之

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故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賢聖說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衹是說得善之

一脚曰通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
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楊道夫録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它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
字只爭些小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
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
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
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
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

瀆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沈僩録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人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察之非知幾者不能也上交著些趣奉之心下交便有傲慢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葉賀孫録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上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得方舍惡從善不能無惡

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同上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李閎祖録

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先生云也好看來人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取不知所以為民之望也 林學蒙録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 同上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危者是爭此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顔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襲蓋卿録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縕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沈僩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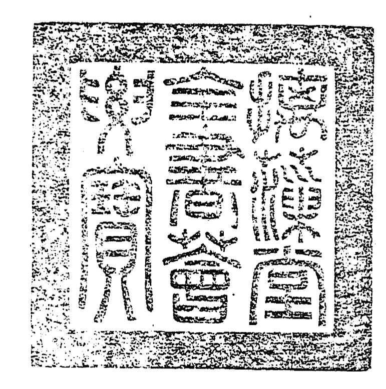
横渠云艮三索得男乾道之所成兊三索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

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箇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林學蒙録

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荅劉玶

晦菴朱文公易說卷十三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朱　烺

謄錄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朱文公易說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十四　宋　朱鑑　撰

繫辭下傳

問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而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為復是取其闔闢之幾邪曰只是取其闔闢之幾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是見他只是這兩箇

林學蒙録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見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曼淵録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楊道夫録

以體天地之撰 撰是所為 吴必大録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它做處 曼淵録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

曰他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是為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林學蒙録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啟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𣚍淵録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 同上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消陽長來者如事之未來吉凶 同上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了曰是 林學蒙錄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出這不可底教人知又曰闡幽便自微顯又曰這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林學蒙錄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藴潛龍勿用顯也陽在下也只是就兩頭說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沈僴錄

文振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與令尹子文陳文子忠清等數段先生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他既惑於鬼神安得為

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梲以藏之便自他箇心一向倒在卜筮上面了如何得謂之知古說多道他是僭某以為若是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潘時舉録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

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 襲蓋卿錄

問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

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只是困而能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欲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它道理方能制事方

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　林學蒙錄

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裏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

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 晏淵錄

三陳九卦是聖人因上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渾泥如困德之辨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畧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揚子雲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

以陽居陽或為不吉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黃顯子錄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所以多作斷制之義

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者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吳必大錄

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流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地地是那不動之地頭

復雖一陽生然而與衆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衆惡却遏他不得

損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可地說得不濟事黄顯子録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損先難而後易凡百皆然楊道夫録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産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後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

有所勉强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
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
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利如萬物到秋
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
此氣收歛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
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
家物事教寛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之象曰澤
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

以名之為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兑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

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沈僩録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義精仁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細底意這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為揚之說錯了 林學蒙録

問巽稱而隱稱稱揚也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與竭力

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效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字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合着用經字 沈僩録

巽稱而隱巽是箇畢巽底物事如兑見而巽伏也蓋凡事先稱量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到事在面前自家便有道理處置它不待它發露出來巽二陽在上一陰在下便有隱伏之意又云稱而隱是巽順得恰

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事來有一箇處置道理在心中了不待顯露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辨上下定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履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

然所以和者疑若（疑有缺字）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泰人
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故謙則尊而又光
井以辨義謂安而能慮蓋自家心先定則可以辨事之
是非若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邪
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
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
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
居其所而遷　葉賀孫録

問井以辯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而遷是否曰然吴必大録

或問井以辯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動底地頭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有截斷衆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辯義

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衆流句也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先生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并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　葉賀孫録

問巽以行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

不入又問巽稱而隱稱如風之鼓舞有稱揚之義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陳文蔚録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先生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龔蓋卿録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晏淵録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

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　林學蒙録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他這箇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晏淵録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

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

惺地戒懼 同上

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也解去但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典常猶言常理其初難知 至 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它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

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利不利遠者也曉不得林學蒙錄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他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是有典常曼淵錄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先生云這樣處曉不得了嘗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此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

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林學蒙錄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强毅剛正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也是恁地說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使之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咎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

聲見要恁地要平聲是這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無咎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先生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

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與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别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成文矣卦中有陰爻有陽爻相雜則為文若有陽無陰有陰無陽如何得有文林學

大率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太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了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嬾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它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亹亹是做將去（晏淵録）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就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月生底人便都道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同上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荅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賛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葉賀孫録

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來聖人無冐險之事須是

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知子之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夫乾天下之至健 至知阻某前日之說差了他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是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 呂燁錄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先生云乾剛則看甚麼物

都剌音辣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同上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它之病足以進之而無難底意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

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是什麼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

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説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而臨下見下之險故不敢進阻是自下而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易之為書大概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恤險難豈易之道邪沈僴録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令行險徼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冐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

以知險阻 同上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止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它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了要跳下來必跌殺卻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說健順上

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它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閒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

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麽險它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麽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同上

問健順之義如何曰只就健順看如健底人遇事便做將去做得自易順底人自省事易只是不難簡只是不煩乾道資始只管上一截事故易坤只便承乾做

下面一截事不着做上一截所以簡也易知是做起頭簡能是做了其後說確然隤然便可見健順之意

先生因及險阻之義曰頃因登山在山下得其說自上而下所見為險自下而上所向為阻健故遇險亦易順故遇阻亦自簡易則可以濟險簡亦自有能涉阻之理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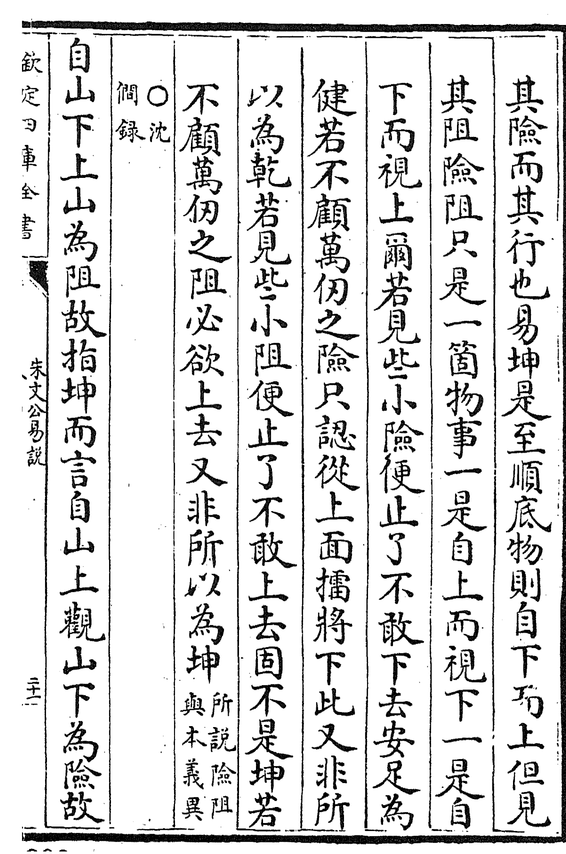
吳必大録

吳必大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

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為難萬人傑錄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

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
心則闕 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
過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一有君
父之意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
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
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他僩問如此則乾之
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無非阻矣曰不然乾是至健
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



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下㸔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下而視上爾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下去安足為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認從上面擂將下此又非所以為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為坤所說險阻與本義異

○沈僴録

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

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　游倣録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其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如此元城極愛說話觀草堂之說與某人所記之語大抵皆同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己立身之方

是時元城在南京恣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 沈僩録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

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

晏淵録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亹亹者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

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隂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周謨録

能説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懽悅既説諸心是都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又曰研是更去研磨它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林學蒙録

慮是研幾李閎祖録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先生云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則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

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它方有箇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淵錄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蓍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與謀及乃心庶人

卜筮相似 晏淵録

百姓與能與字上聲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相似又曰百姓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 林學蒙録

八卦以象告以後説得叢雜不知如何 同上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揔説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害言而下則就人占時上説不知如何先生云然又問曰

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如何先生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隣近則有害矣又問云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先生云恐是這一様意思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十四